

不良资产处置的“双面”生意

本报记者 郑瑜 北京报道

“欠债还钱”能协商还能拼团？《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期发现，杭州根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根号网络”)旗下微信公众号“勾销君”在其公众号发布消息称，提供协商还款服务，已经和多家机构开展合作。

催收公司的“协商还款”业务

2022年，东岸科技、丽水皆彩、勾销君主体根号网络与须弥数科，4家企业曾共用一个工商联系电话。

根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在特殊情况下，确认信用卡欠款金额超出持卡人还款能力、且持卡人仍有还款意愿的，发卡银行可以与持卡人平等协商，达成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5年。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协商是指在持卡人自主独立完成的情况下，而不是由其他组织或机构从旁协助或代理。

协商还款究竟是怎样的产业模式？

从勾销君的营销案例中，记者窥得一隅。在第一个展示案例中，勾销君的工作人员引导借款人向相关助贷机构申请逾期记录消除，指导客户填写原因，让客户向助贷

“上岸”营销引发行业警惕

有助贷机构人士向记者表示，现在对于微信公众号上这种“上岸”的文章不胜其烦。

记者注意到，在勾销君的微信公众号营销文案中，“贷款上岸”被频繁提及。“贷款上岸”指的是借款人成功摆脱债务困境，还清信用卡欠款、网贷等债务。记者注意到，在一篇“上岸”文案里，一位张女士于2015年学校毕业，由于没有存款没有收入，但是消费欲望不降反升，刷信用卡购买了苹果手机和电脑。由于负债多了，心态反而不焦虑了，没钱了就用网贷救急，偶尔还会出去旅游。因此过上了以贷养贷的日子，金额越滚越大，以至

在勾销君协商拼团专场，记者看到当前市面上的一款知名借款软件的“借款协商拼团专场”已达到297人。按照拼团协商规则，当团员达到300人，即会有协商专员介入帮助借款人与金融机构展开谈判。

记者注意到，根号网络的母公司杭州须弥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须弥数科”)曾用名为“杭州东岸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根号网络业务涉及的多家机构在股权穿透后，与不良资产处置领域头部机构东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岸科技”)有密切关系。

不良资产处置公司通常以为银行、AMC、持牌小贷机构等提供不良资产处置管理、资产评估定价

为业务模式。但组织借款人拼团协商，介入借款人与金融机构之间展开谈判仍属少见。

截至发稿，记者注意到勾销君仍在推送为债务人提供“停息停催”服务，主页展示的“上岸故事”“协商技巧”中，勾销君客服人员甚至出现手把手教客户进行申诉的举动。

公司表示“相关欠款债权已转让给××公司，原贷款已经处理结清，已有结清证明”。随后在案例最后，债务查询界面显示两款贷款产品现债权人是丽水万腾浩达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万腾浩达”)、丽水邦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丽水邦恩”)。

在第二个展示案例中，工作人员引导某位借款人转账至丽水皆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丽水皆彩”)银行账户，随后工作人员向其出示了一份结清证明。

根据天眼查，东岸科技分别持有丽水万腾浩达、丽水邦恩、丽水皆彩100%、29.985%、61.62%股权。

公开资料显示，东岸科技曾经被媒体传出过有赴港上市计划，被

业界认为有望冲击“催收第一股”。

根据东岸科技官方微信公众号在2025年1月3日发表的《东岸科技2025年度第一季度个人信用类不良资产综合处置运营服务商招募公告》，东岸科技面向银行、AMC、持牌小贷机构等上游客户，提供不良资产处置管理、资产评估、一体化数字决策处置策略等系统服务。

根据官方介绍，目前，东岸科技旗下共有数字科技、资产管理等相关类型子公司40余家，已经积累收购了近650亿元个贷不良资产，沉淀个人用户数超过1000万，拥有须弥数科国内首个个人不良资产数字化管理平台，具有领先行业4—5年的运营经验。

有熟悉东岸科技的人士表示，

也许债务协商涉及的债务是东岸科技收到的金融机构转让出来的债权。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勾销君运营主体根号网络母公司须弥数科曾用名为杭州东岸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2022年，东岸科技、丽水皆彩、根号网络与须弥数科，4家企业曾共用一个工商联系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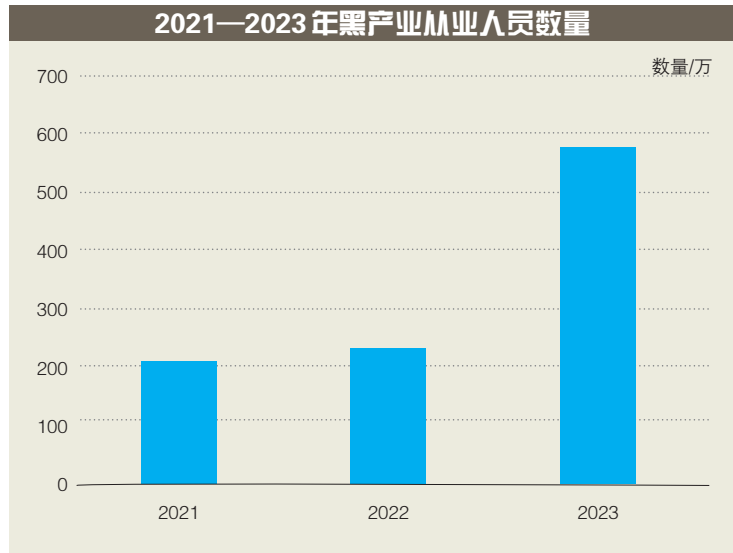
东岸科技曾在官方微信号发布过勾销君招募用户拉新的运营服务商公告。

此外，根据官方资料，东岸科技董事长朱铁成2020年成立浙江须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须弥数科母公司)。天眼查显示，目前须弥数科与东岸科技在高级管理人员朱铁骑、石丽霞上有交叉。

“有时候不用介绍催收，将公众号命名为‘××上岸’××律师事务所’，文末放个联系方式(就可以开展业务)。”上述人士补充道。

据记者了解，其中一家“被合作”的机构已准备向根号网络及须弥数科要求就侵权行为进行整改、删除。

在发送采访函至须弥数科后，记者发现勾销君微信公众号首页位置展示的拼团专场被下架。针对多家机构否认合作情况，截至发稿，须弥数科仍未作出回应。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黑灰产治理研究报告》

刘洋/制图

协商还款易触及合规边界

有长期研究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律师认为，债务协商模式本身合法，但是具体实施过程容易涉及违规。

在对“被合作”的多家机构采访过程中，部分机构对记者描述的债务协商模式提出了“是否属于反催收黑产?”的怀疑。

贷款协商与“反催收”的边界究竟在哪儿？对此，记者向须弥数科方面多次致电以及发函尝试了解，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回应。

2024年年初，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制定了《中国银行业应对“代理维权”灰产识别标准(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识别标准》)，将反催收界定为：一些组织或个人通过伪造虚假证明、缠诉闹访等行为协助逾期客户对抗会员单位的合法催收，并达到恶意逃废债等目的的行为。反催收组织的根本目的为收取高额代理手续费、截留套取资金等(例如加盟费、每月代接听催收电话费等)。

《识别标准》中还明确了多种灰产识别手段，如以金融消费者名义进行非法“代理维权”；代理人陪同客户进行投诉与举报；经灰产指使，缠诉闹访、反复投诉举报；提供虚假证据且消费者本人拒绝沟通；个人(非黑灰产)违反投诉秩序等。

有长期研究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律师认为，债务协商模式本身

合法，但是具体实施过程容易涉及违规。

虽然勾销君首页提示协商还款是免费提供，但前述律师表示，是否收费本身不会对是否构成“反催收”的界定产生影响，如构成前述违法犯罪行为的，还是可能会因此而承担责任。但从情节上来说，不直接收费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债务协商”的合理性。同时催收机构本身做这个动作不一定是“无利可图”，羊毛出在羊身上。可能通过后续其他方式向借款人收取费用？或在借款协商过程中按照协商方案抽取佣金？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宇认为，综合目前已有规则界定来看，本身没有对协助借款人与债权人进行债务协商和沟通的中介本身作出禁止，但需要关注这种协助过程中是否存在前述可能违反金融制度的情形(如煽动闹事、虚构证据、恶意投诉)等。

“我们理解，这个拼团背后的逻辑是，与借款人集中签约，汇集更多借款人进行统一集中谈判，提升与金融机构的谈判筹码。关于这种行为是否合规，尚待讨论，主要还是看后续谈判过程中的手段是否正当，是否违反金融红线。”刘新宇表示。

股权流拍暂缓变卖 消费金融牌照红利见顶？

本报记者 郑瑜 北京报道

在全国有且仅有31块的情况下，消费金融牌照的含金量曾经不言而喻。但是随着市场日渐成熟，日前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经过两次流拍，河北幸福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消金”)39.25%股权目前权利限制情况为“已查封、已质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本在2024年12月24日发布变卖公告表示，定于2025年1月9日10时至2025

年3月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公开变卖活动，但是根据6日最新公告，显示申请人申请暂缓变卖。

值得注意的是，该笔股权评估价为6.29亿元，首次拍卖的起拍价为4.4亿元，2024年11月，折价约7折起拍，但是最终因无人出价而流拍。在经过8800万元降价后，这笔股权在2024年12月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拍卖，再次因为无人出价流拍。

有接近幸福消金的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由于幸福消金是河北省唯一一张消费金融牌照，

因而省政府与监管方对买家挑选较为严格。

但是也有业内高管对记者表示，从牌照转让的降温中，已经可以窥见消费金融行业从高速发展到精细化运营的过渡阶段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与机遇。行业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内部能力的提升，也深受外部经济环境和政策导向的影响。无论是对牌照价值的重新定义，还是对风险管理和客户体验的优化，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金融行业的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路径。

股权吸引力今非昔比

除去上述历史遗留问题，幸福消金此次股权拍卖为何两次未果？带着疑问，记者向行业展开了进一步了解。

事实上，虽然消费金融牌照相对于其他金融牌照较为稀缺，但是股权变动以及股权公开拍卖也并非只有幸福消金这一例。

虽然业内有声音认为，幸福消金股权两次流拍的原因是因为所拍卖股权无法支持买家一举成为第一大股东。但记者也注意到，2019—2021年，消费金融公司非控股股权依然抢手。

公开信息显示，2019年5月，哈尔滨哈银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银消金”)注册资本由10.5亿元增加至15亿元，百度关联公司度小满(重庆)科技有限公司出资4.5亿元，

持有哈银消金30%的股权。

同年6月，包头市包银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蒙商消金”)注册资本从3亿元增加至5亿元，新增股东新浪微博关联公司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成为蒙商消金第二大股东。

彼时业内认为，参股消费金融牌照是互联网流量公司流量变现、快速跑马圈地消费市场的重要战略选择。

2021年4月，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迪润(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8.54亿股杭银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银消金”)股份，持股比例33.34%。

也是在这一年7月，分期电商平台“小象优品”旗下关联公司重庆市宏广广告有限公司以3596万元的价格拍下了四川锦

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程消金”)3.55%的股权，当时较市场价为3995.88万元打了9折。

但是在2023年，锦程消金19%股权转让时，其折扣就已经开始加大，最终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以评估价的7折购入了锦程消金1.59%股权。

根据31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排序，目前幸福消金以6.37亿元注册资本排在行业25名。

上述经历股权变动的杭银消金、哈银消金、蒙商消金、锦程消金当前在注册资本排序中分别位列第12名、第18名、第27名、第30名。这也意味着，在早些年，名次较幸福消金稍微靠后的消金公司股权，依然有不少互联网巨头或者国企愿意接手。

市场趋于冷静

记者采访了解到，行业内更多地把这两次流拍视作市场的变化而非具体个案。

前述业内高管向记者表示，消费金融牌照曾经是一种稀缺资源，拥有牌照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天然优势。然而，随着行业的逐渐开放和参与者的增多，牌照不再是成功的唯一保障。

在他看来，消费者的还款能力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加而下降，这直接导致消费金融产品的不良率上升。尤其是无抵押的信用贷款领域，违约风险更为突出。一些头部机构的不良资产问题已初步显现，未来可

能还会继续恶化。“昔日头部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重组的案例已经很好诠释了前述观点，即使拥有消费金融牌照，如果风控能力不足、不良资产积压严重，也无法避免退出市场的命运。这标志着行业从牌照红利时代过渡到依靠内在运营能力与创新能力取胜的阶段。”

不过他也表示，消费金融牌照对于某些特定主体的吸引力仍在，其中最重要的一类就是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对于城商行而言，消费金融牌照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受限于物理网点的布局 and 地域限制，许多城商行难以在更广阔

的市场范围内开展业务。消费金融牌照为它们提供了一条扩大业务覆盖面的途径，通过持有消费金融牌照，其得以将服务范围从本地延伸至更广阔的异地市场，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对消费金融牌照也十分重视。地方政府希望消费金融公司能够带动区域消费，活跃本地经济；另外，也希望这些机构能为地方财政贡献税收和利润。通过对接本地商场、国资企业等资源，消费金融公司可以更好地融入地方经济发展，拓展更多元的业务场景。”前述业内高管进一步补充道。

存在历史遗留问题

2024年，《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管新规”)出台，旨在强化公司治理、压实股东责任，其中就规定主要股东承诺不将所持有的消费金融公司股权质押或设立信托。

依据监管新规第七十六条，所谓主要股东，是指持有或控制消费金融公司5%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或持有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不足5%但对消费金融公司经营有重大影响的股东。

天眼查显示，幸福消金由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神州优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优车”)、蓝鲸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鲸控股”)分别持有47.0958%、39.2465%、13.6578%股权。

目前，神州优车所持有的2.5亿股和蓝鲸控股所持有的8700万股，都处于出质状态，出质时间分别是2020年与2018年。

对此，上述接近幸福消金人士表示，在监管新规出台之前，股权就处于出质状态，公司正在积极寻求合适的股东，公司目前也未被认定为不合规，而是处于等待阶段。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效力上来

说，《监管新规》是不能溯及既往的。而《监管新规》本身也没有对已经质押的股权如何处置做规定，也没有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必须在多长时间解除质押，所以不能当然地认定过去的质押行为违反监管规定。

“对于已经出质的股权，实践中监管可能会要求尽快解除质押，但解除质押一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包括和债权人谈判让他们接受新的质押物之类的，能不能实现以及多长时间实现其实比较难把握，执行还是要看各地监管局具体的口径。”刘新宇说道。

刘洋/制图